

# 江湖一品郎（下）

距离。

你不要出声，我去抓他！”

唐诗诗暗自一惊，吓得动也不敢动。

杜小帅轻轻的放开她，突然猛地一转身，霍地跳起，但见一条绿影疾掠而去。

虽然惊鸿一瞥，未能看清那人的形貌，但已看出那是个身材高挑女子。

难道会是杨心兰？……李圆圆……甚至唐云萍？

小伙子才想追去，突然“唳唳”地一声轻响，连接七八条人影躲入林中。

来人都是三上十岁之间，一律身穿劲装，手中各持不同兵器，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人物。他们一见杜小帅，不禁意外地一掠，像是见了凶神恶煞似的，掉头就逃出林外。

杜小帅瘪得他骂：“你娘咧，把我看成鬼哪！”

才骂这么句，等他再去追那绿衣女子，早就看不见人影啦！唐诗诗也追了下去，急问道：“帅哥，是谁啊？”

杜小帅贼眼横转道：“没看清楚……”

其实他心中有数，八成就是唐云萍！

很可能是唐云萍！

很有可能唐云萍被七八个人跟踪，避进竹林，无意中撞见他们的相吻情形。她自惭形秽，不愿跟他们相见，只有急急悄然离去。可惜杜小帅怕唐诗诗吓到，必须先让她知道情况。否则如果不是说了几句话，赶快出其不己地疾身扑去，可能将那绿衣女子拦截下了。

偏偏还来不及去追，跟踪而至的那七八个人，又围入竹林，又一耽搁，这会儿还到哪里去追寻绿衣女子？

杜小帅气得脸都绿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你娘咧，这几个龟孙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捡这个时间闯来！”

唐诗诗可能会错意了，以为杜小帅发火，是为了正在热吻被他们搅局，不由得面红耳赤，满脸娇羞：“帅哥，别生气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随时都可以……”

难道她要说随时都可以免费服务？

杜小帅呆了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又来了个搅局的。

只见一个手提包袱的叫花婆，一头闯进了竹林。

定神一看，你娘咧，竟是穿上丐装的范桃花。

范桃花一脸诧异，气急败坏问道：“刚才我老远看几个人，好像是从这里逃出去的，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杜小帅面有菜色道：“谁知道，一群神经病，见了我就像见了鬼似的，掉头撒丫子就跑了！”

范桃花见他们没事，这才放心，搔首弄姿的转动身子，笑道：“你们看，我像不像个叫花婆？”

杜小帅捉狭：“还有什么像不像，你本来就是叫花婆嘛！”范桃花尴尬的笑了笑，把包袱递上前：“这里还有两套，你们穿穿看合不合身。”

杜小帅接过了包袱：“又不是时装表演，管它合不合身，能穿就行啦！”

随即打开包袱，捡出一套较小的丐装，顺手抛给了充满好奇的唐诗诗。

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人多势众，而且帮中不乏武功高深莫测的人物。尤其他们以“缠功”闻名江湖，既难缠又不好惹，一旦惹上他们，就根本缠个没完没了的。

就算你有够多时间跟他们磨，恐怕也没有对等的精力，和他们扯哦！

既然风闻“女魔”在高淳县城外出现，赶到固城湖来的江湖人物不在少数，丐帮的人也来凑热闹，那是当然的事。一个大开杀戒的“女魔”，怎地如此具有号召力，吸引了各路人马赶来呢？

大家心照不宣，说穿了不过是那“血旗令”。

他们倒不一定怀有野心，想以“血旗令”号令武林九大门派，而是打算碰碰运气，如果能把“女魔”抓住，逼她交出令旗，然后拿出去卖人，就算是开价万两黄金，保证抢着出更高价的大有人在。哇噻！真要把令旗弄到手，那不等于挖到了金矿啦！所以这两天里，固城湖四周一带，随时可见一些身份不明的江湖人物出现，而闻风赶来的人似络绎不绝……

这一男两妇三个乞丐才出现，很多人就敬鬼神而远之，尽可能离他们远远的。

他们可不喜欢凑热闹，走得愈远愈好，正求之不得哩！唐诗诗穿着一身槛褛的丐装，觉得既新鲜又有趣。杜小帅以前跟杨心兰在一起时，也曾作过这样打扮，有种无拘束的自在，反而真叫化婆的范桃花，平时花枝招展惯了，一旦换上这身破破烂烂的衣服，心里上觉得怪别扭的。

范桃花心里的疑问，一直憋了很久，这时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教主，是不是有人冒充你老人家？”

唐诗诗一时啼笑皆非，干咳道：“这……”

杜小帅暗里偷笑，抢着道：“这不用说，货真价实的教主在这儿，那个自然是‘仿冒品’。所以咱们非找到她不可，以免她继续乱搞，破坏教主的形象啊！”

由于昨夜的铁老太君，及今日的少林掌门法禅大师，都当面指认唐诗诗是“桃花教”的教主，这还假得了？

范桃花自然更是深信不疑，忙附和：“对对对，一定要把那个“西贝货”抓到，可不能让她破坏教主的形象！不过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人在这儿搅和，那女人怎么敢露面呢！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好像很有道理的道：“所以哪，咱们得加油了，赶快找呀！”

找！说得好听，但上哪儿找？

唐诗诗此刻心情十分矛盾，既是急于想找到母亲，又担心真找到了，不知将是怎样一个局面？担心归担心，找还是得找。

他们三人穿上丐装，脸上身上还到处涂抹了泥灰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几乎“面目全非”但仍然被一些人认出，见了他们就赶快开溜。

杜小帅也认出他们就是追踪那绿衣女子，闯进竹林内，见到了他掉头撒腿就跑的那几个家伙。

小伙子终于好不容易的恍然大悟了，他们怕的不是“丐帮”，而是认出了他是杜小帅。

但杜小帅既非凶神，又不是恶煞，除了“一统帮”的爪牙，谁会见了他就怕？

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那在蒙蒙谷中，见到他力拼一统帮主，而且重创对方的江湖各门各派人物。

小伙子那有功夫去甩他们，领着唐诗诗和范桃花，专向湖四周隐秘的地方搜索，一方面心里还念着今夜三更之约。可是，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，仍然没有任何发现。唐诗诗的心情愈来愈沉重，也愈来愈焦灼，她不仅是为了没有发现母亲的踪影而忧急，更为杜小帅和宋一刀的三更之约担心，满脑子就在想，怎样把时间拖过三更，使杜小帅爽约。因为她已有预感，杜小帅去赴约，一定是凶多吉少。可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

偏偏想来想去，始终想不出个办法，能够使杜小帅打消赴约的念头。

最好是这时唐云萍突然出现！

唐云萍如果真的出现的话，这里都忙不过来，他哪里顾得去赴宋一刀的约？

可惜唐诗诗所期待的“奇迹”，没那么听话的及时出现，夕阳已经西沉了。

三人走下一处山头，忽然杜小帅叹口气：“算了，咱们明天一早再说吧！”

唐诗诗想拖延战术，央求着：“帅哥，天还没黑，再找找嘛！”

杜小帅停下来弹了弹耳朵道：“湖的四周，各处都找遍了，而且被这么多人一搅和的，你来我往，简直变成了菜市场，不可能还在这一带啦。”

唐诗诗眼一红，又哭了嗔声道：“哼，我就知道，你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一心一意只记得宋一刀的事，要去和他拼命，逞英雄！”

杜小帅当然不承认，忙道：“我哪有！是因为一刀这家伙太厉害，而且心狠手辣，又是一统帮主的左右手，一定要把他除掉，错过今夜这个机会，以后……”

唐诗诗才不管这些：“如果是个陷阱，你去自投罗网，那谁能救我娘，我以后又靠谁？”
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竹林内那一吻，这少女已经赖上他啦！

杜小帅简直快苦出什么来，苦瓜脸一张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唐诗诗生气道：“你不用这呀那的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懒得再废话，随便你！”

如果她以为发嗔就可以达到目的，那她就错啦！杜小帅不管这些，也不说话。三人匆匆离开湖这，赶回城里。连身上的丐装部来不及换下，骑了马急忙往回赶。

回到漆桥镇，尚未到初更。掌柜的可忙了一整下午，好像办喜宴似的，早把山珍海味准备齐当，只等他们回来，上锅一炒，就可端上桌了。

掌柜的正等得坐立不这下，忽听蹄声响起，由远而近，急忙迎出门外，只见三骑风驰电掣而来，马上却是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。还没看清楚，杜小帅已飞马到了他面前，翻身下马大叫：“快准备吃的喝的，待会儿我还有事啦！”

掌柜的眼睛一个睁得两个大，定神一看，认出是杜小帅了们，简直就快吓到了：“公子，你们……”

杜小帅骗人骗惯了，随口乱盖：“‘扛鬼’了，输得连衣服都被扒啦！”

掌柜的信以为真，刚“噢……”了一声，他们三人已进了客栈。范桃花

穿这身玩意实在很别扭，等不及回房，就在两个小伙计张目结舌下，脱下身上的丐装。

原来她是那身蝴蝶似的服装穿在里头，只是挽了起来，尽量不使它露出，以免穿帮而已。否则，她虽我长得有够丑，毕竟总是个女人，那能当众宽衣解带，随便当作是“牛肉汤”，乱演“穿帮秀”嘛！！

杜小帅也把丐装脱下，抛给范桃花：“范大姐，请你把它收好，下次还要派用场哩。”

掌柜的原以为他们真“扛龟”了，系好马匹跟进来一看，不由地笑道：“公子，你真爱说笑话，我以为……”

杜小帅一屁股坐下，邪笑：“掌柜的，快下厨吧！”

掌柜的恭应一声，急忙带着两个小伙计下厨房去了。

范桃花把杜小帅和唐诗诗脱下的丐装收好，连同她自己脱下的塞进包袱里，提着送回房去。

杜小帅见唐诗诗愁眉不展，坐在一旁低着头默默沉思。故意从筷筒里取出竹筷。在桌边上边敲边唱：“风萧萧兮，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返……”

唐诗诗一把将竹筷夺下来，娇斥：“你又不是荆轲去刺秦王，什么一去不复返，触自己霉头，无聊！！”

杜小帅呵呵惹笑：“既然不是‘一去不复返’，那你干嘛愁眉苦脸，好像我是肉包，要去打狗？”

唐诗诗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帅哥，你真的决心要赴约？”杜小帅捉笑道：“废话，你以为我是赶回吃饭的吗？”唐诗诗瞄眼道：“我就以为你是饿死鬼投胎，赶回来吃饭的！”杜小帅刚要反驳，两个伙计已送上酒菜。

伙计一脸巴结的笑道：“这是下酒的四道冷盘，你们先慢慢喝，热炒已经下锅了，随后就上。”

杜小帅掏出个银锭尝了伙计，自行动手打开酒坛，倒出酒来先干三碗，然后才替唐诗诗注满一小酒杯。

不料唐诗诗也拽起来了，把酒杯向前一推：“谁用这个，我也要换大碗！”

杜小帅捉弄虐笑：“少来，你又不会喝酒，一小碗就趴下了。”唐诗诗撒娇道：“不管，我要嘛！”

杜小帅耸了耸肩，只好替她换了大碗，倒出酒来斟满。唐诗诗双手捧起碗：“敬壮士！”

杜小帅风凉笑着：“你还是敬‘肉包子’算了，待会儿我有好戏可看罗，看你表演‘贵妃醉酒’！”

唐诗诗可不服气，娇嗔地哼了一声，捧起碗就一饮而尽。杜小帅看得猛眨眼：“哇噻！玩真的啊！”随即端起碗也跟着干啦。

他们一连灌了三碗，才见范桃花出来。原来她去把脸洗干净，又涂沫一番，难怪蘑菇了老半天。

一见唐诗诗用大碗跟杜小帅对拼，范桃花不仅诧异道：“教主，你怎么……”

那知话没说完，唐诗诗已伏在桌上，醉啦！

范桃花忙过去扶住她：“教主，你怎么醉啦！让我送你回房去吧！！”

杜小帅已站起身：“范大姐，让我来吧！”

范桃花倒很知趣，不跟人抢“生意”，帮着小伙子把唐诗诗扶起，换她坐下去喝酒了。

杜小帅把唐诗诗一条手臂搭放在他的肩上，伸手一揽她的细腰，连架带扶的，将她送回了房间。

唐诗诗好像已烂醉如泥，全身软软的没有一点劲儿，但杜小帅把她扶上床躺下，她另一只垂着的手臂突然抬起，跟搭放在小伙子肩背上的手一勾，正好勾住了他的脖子，梦呓的道：“帅……帅哥……亲我……亲我……”

哇噻，这少女食髓知味，被吻上隐了，连醉成这样子还想着那回事呢！！

杜小帅反正不吻白不吻，又不会掉块肉，而且还挺爽的，便轻轻一吻。

杜小帅爽得好象腾云架雾，神魂有些飘飘然，愈来愈冲动时。突觉“玉枕”“巫台”“命门”三处大穴，几乎同时一麻，如同被蜂刺扎了一下似的，顿时全身一软，伏压在唐诗诗身上。

小伙子呆呆的.没想到穴道受制，一位双臂撑得太久酸麻了，以致一失神整个上身压了下去。

等他急忙要撑起来，才惊觉四肢已不能动弹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四唇仍然吻合在一起，使他连破口大骂都办不到。

唐诗诗身上向旁边一移，坐了起来，把他的两条腿抬上床，再将身体翻转过来，才幽幽地道：“帅哥，不要怪我，我是不得已的，不能让你去送死啊！”

杜小帅又气又急，才想逼她解开穴道，发现已经发不出声了。

唐诗诗叹了口气，接下去道：“这是师父传授我的，天下独门‘三魂锁七魄’的点穴法，即使你功力再深厚，也无法解开穴道，也无法运足功力，由丹田把受制的穴道冲开……”

杜小帅可不信邪，暗自运足功力，由丹田升起，聚成一股激流冲向“命门穴”。

唐诗诗果然不是乱盖，真力一近“命门穴”部位，就像撞上铜墙铁壁，不但受阻，还被反震回来。

杜小帅这下可真急了，眼看再过半个时辰就到二更了，她怎么玩这种玩笑？

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会着了这少女的道，所以才会根本毫无戒心。而且他只知道天下独门武功“红花血指”，却是有够厉害，却听都没听过啥叫“三魂锁七魄”。

尽管小伙子又急又气，惊怒交加，唐诗诗可一点也不理会，低下头在他唇上轻轻一吻，安抚道：“帅哥，别生气嘛，我的功力不够深，最多两个时辰以后，你的穴道就会自然解开的。

杜小帅发不出声，心里瘪骂不已：“你娘咧！两个时辰以后，我还赴个屁的约！”

唐诗诗好像他肚子上的蛔虫，知道他在骂她，又叹口气：“帅哥，何必这样恨我，我也是为你好啊！”

杜小帅心中直骂：“鬼丫头，死丫头，你再不赶快替我把穴道解刀，以后我就不再理你了。”

唐诗诗坐起身来，从小伙子的眼神中，可以看出他的愤怒，但她心意已决，不为所动。

## 四十

夜色朦胧，一片静寂。

距离湖边不远的山坡上，倏地出现一条人影。

只见这人身上穿的，正是杜小帅那身华服，但由于她的身材矮小，使得衣服松垮垮的，就象‘挂着’，而不是‘穿’在身上。

二更已近。

山坡附近静得无杂音，甚至沉寂得连一点风声都没有。

出现在山坡上的这条人影，正是穿上杜小帅衣服的唐诗诗。

她骗范桃花说，杜小帅改变了主意，要好好睡一觉，派她去跟宋一刀另订约期。交待了一番，又向掌柜的问明昨夜弃尸的地方。便独自匆匆赶来。

宋一刀约的又不是她，她不睡觉跑来干吗？

唐诗诗根本无心住意四周的动静，抬头仰望着夜空，满眼的泪水，默默寻思：“娘又成了淫恶的‘女魔’，帅哥又对我一点意思也没有，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能杀死宋一刀，总算为帅哥除去了一个强敌。即使我不敌，被宋一刀杀了，至少也让帅哥今夜能平安无事，那我死也值得！”

哇噻，这少女已抱定‘赴死’的决心啦！

就在她想泪夺眶而出时，背后响起了个冷森森的声音：“你果然来了！”

唐诗诗暗自一惊，并不回身，应道：“我来了！”

背后那人沉声道：“转过身来，我不愿从背后杀你！”

唐诗诗已蓄势待发，力持镇静：“正面你更杀不了我！狂笑声中‘嗖’一声轻响，背后那人已掠身到了她面前是。

唐诗诗仔细一听，只见这人一身黄衣，黄巾蒙面，腰旁佩挂一口黄色刀鞘的钢刀。

她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你就是宋一刀？”

不料那人却冷声斥道：“但你却不是杜小帅！”

本来吗，这少女身材小了一大号，那像结结实实的杜小帅，就是缩了水，也没有这么离谱嘛！

唐诗诗淡然一笑：“有个人来赴约就不错了，那么挑剔干什么？”

那人怒问：“那小子为什么不来？”

杜小帅不屑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你这种‘傲卡’（小角色），我已经是看得起你了！”

那人狂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既然你要做替死鬼，我就全成你，反正那小子也跑不了的，亮家伙吧！”

唐诗诗根本未带兵器，教她亮啥玩意？

她好象没听见似的，斜睨着：“喂！你该不是‘仿冒品’或是‘代打’的吧？”

那人呆了呆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唐诗诗：“我要先确定你是不是宋一刀！”

那人哼道：“货真价实，如假包换。”

唐诗诗又瞄眼：“你真有把握，一刀能杀了我？”

那人狂笑道：“嘿嘿，就象你刚才所说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付你嘛，嘿嘿，我连刀都不须出鞘，凭我赤手空拳，就能送你上路！”唐诗诗耸耸肩：“这么说我是死定喽？”

那人断然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！”

唐诗诗满不在乎：“既然我已死下了，你就不必顾忌，可以除掉脸上蒙面巾吧？”

那人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唐诗诗冷声道：“因为我怀疑，你根本不是宋一刀！”

那人一听，似乎被他说中了，不由得狂喝一声，扑来出手就攻。

唐诗诗不慌不忙，直等那人一拳猛向她前胸攻到，才施展出天山‘瑶池仙步’身法，一晃而开。

这种奇妙无比的身法，比杜小帅的‘幽灵十八扭’，似乎更高出一等。

等那人一拳走空，身子跟着向前冲出几步，猛一回身时，发现唐诗诗似在原地，就如同未曾移动过半步似的。

那人顿时大吃一惊，几乎以为站在面前的不是人，而是个虚忽飘渺，没有实体的幽魂。

不然，人家好端端站在原地不动，他那一拳怎么没有击中？

幸好这少女火候还不够，否则只要趁机出手，那人就没命啦！

但他可不信邪，一惊之后，随即身形暴进，再次向唐诗诗猛攻。

钱如意救下唐诗诗时，虽决心把她收为门下，却发现这女孩的武功根基实在是太差了，甚至谈不上武功，连最起码的自卫能力都没有。

这叫她怎么教嘛！

天下一派的武功独步武林，尤其那‘红花血指’，更是霸道无比，令人闻名丧胆。

‘红花娘子’洪蔽已被逐出师门，钱如意便成了天山一派‘正字商标’的唯一传人。

但她可不是开的‘武功速成班’能在短期内，把一个武功很差的少女，造就成为一流的高手。

尽管“红花血指”，可走捷径，只须熟记练功心法和要诀，苦练一年半载，即可派上用场。

但是这种武功太霸道，钱如意不想把唐诗诗训练成杀手，所以要她专练‘瑶池山步’及‘三魂锁七魄’点穴手法。

这两门功夫练成，防身绰绰有余，要伤她可就不那么容易得手况且，对手武功再强，一旦穴道受制，那还不任凭这小妞儿摆布？

嘿！那时她要杀就杀，要刚就刚，煎煮炒炸，全凭她的高兴啦！

唐诗诗此刻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她眼见那人似乎动了肝火，连连挥拳猛攻，仍然施展“瑶池仙步”决心让对方先‘挥拳落空’再来个‘三振出局’。

那人的双拳可也不含糊，就象一时铁锤，出手势猛力沉，威风八面，真要挨上一拳，那还能活命？

不料他才攻出几拳，就被唐诗诗识出了路数，惊语叫道：“你是铁拳东方明？”

那人一听，整个人都傻啦！

他果然正是以一双铁拳，享誉武林多年的东方明。

但他为何冒充宋一刀呢？

唐诗诗虽‘见多识广’可有一大段距离，因为那日在袁州城外，被东方明率领大批人马追，曾跟杜小帅交过手，一路追打到山上，才急告小伙子，要他们尽速设法通知丐帮帮主，‘一统帮’已鸠占鹤巢，以黄花岛作为大本

营了。

东方明为了怕‘一统帮’的爪牙起疑，不惜假戏真做，挨了杜小帅一记重拳，受伤跌下山坡去。

当时唐诗诗穿的是女装，而且东方明根本没注意她，现在当然认不出她就是那个少女。

唐诗诗却凭这几拳出手，就认出他是谁，眼力倒也真够毒……厉害的。

东方明既已穿帮，不但被识破假冒宋一刀，还被指名道姓认出身份，不由地惊怒交加，顿时现出杀机，双拳左右开弓，卯足了劲一轮猛攻。

唐诗涛当然不明白，东方明为何冒充宋一刀，约杜小帅来到此处相见。

但他知道此人是佯作规顺‘一统帮’，实际上是在帮中卧底。

莫非他约在这里见面，是有什么重大消息告知杜小帅？既然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，唐诗诗怎么好意思出手，施展出了‘三魂锁七魄’的点穴手法。

说不定是暗中有人监视，所以东方明不得不假戏真做吧。

就这稍一疑虑，东方明可就得理不饶人了。

只见他一欺身，又到了唐诗诗面前，一招‘黑虎心’，狠狠照准她前胸捣去。

哇噻！他可是玩真的！

这一拳要是被他击中，就算‘金钟罩’‘铁布衫’功夫，恐怕也只有被摆平的份儿。

何况他攻击的部位，以‘铁拳’东方明的身份，而且年纪一大把了，对一个小姑娘出手，似乎不太‘上路’。

看样子，岁月不饶人，老人家毕竟年纪大了，眼力不太灵光，尚未看出对方是个女娃儿哪。

唐诗诗心里暗骂一声：“老不修！”身形一晃，又使东方明的拳势走空。

东方明倒有自知之明，似已料道这一拳又是白费力气。

但他不愧是老江湖，临敌经验丰富，唐诗诗接连几次施展同样身法，他那会看不出门道。

这回他一拳走空，立即回身反扑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唐诗诗又退回原地，就象未曾移运过一样。

就在回身反扑的同时，东方明已算准方位，来了个先发制人，双拳齐发。

唐诗诗如同是用自己的身体，主动去找人家的拳头挨揍，‘澎’地一声，胸前结结实实挨了一拳。

只听她“啊！……”地一声惊叫，娇躯一幌，踉跄跌了开去。这一拳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唐诗诗顿觉血气翻涌，喉头一甜，张口喷出了一道血箭。

本来呢，东方明就算未能看出唐诗诗是个查某（女的），既知她跟杜小帅是一伙的，就不该打得这么用力。

但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非下重手不可啊。

就在他扑上来，正待补上一拳时，一条人影疾掠而至，喝阻道：“够了，帮主要活的！”

“是！”东方明恭应一声，收回了拳头。

他已听出此人并非是宋一刀，而是四大护法之一的‘三眼天神’古大冲。

东方明心中不由一凛，终于恍然大悟，明白一统帮主命他冒充宋一刀的居心了。

显然一统帮主已对他起疑，如果杜小帅真来赴约，他要是不全力扑赴拼

老命，或是杜小帅手下留情，那就是穿帮啦！幸好来的不是杜小帅，而他也沒玩假的，否則哪能瞞得暗中監視的古大沖。

唐詩詩受的傷不輕，一聽對方要捉活的，不禁驚怒交加，剛想跳起來跟他們拼了，卻不去昏了過去……

已近三更天啦，杜小帥受制的穴道仍未解開。

他已不再生唐詩詩的氣，因為見她身上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就知是要冒充他去赴約，那不等于去送死？

由此可見這少女已抱定赴死的決心！

小伙子儘管急得快發狂了，他又怎能怎樣？

尤其唐詩詩去了將近一個更次，到此刻尚未回來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

真是成了肉包子打狗，有去無回啦！

同樣的，掌櫃的和兩個小伙計，早就去圓夢了，獨自猛喝酒的范桃花愈想愈不對勁，慫道：“教主說是下去改約的，那有去這麼久的？”

雖然唐詩詩臨走時關照，要让杜小帥好好睡一覺，不可去驚擾他。

但范桃花看已近三更，仍不唐詩詩回來，她可沉不住氣了，擔心唐教主發生了意外，決定去把小伙子叫醒過來。

帶著幾分醉意，來到杜小帥的房門口，遲疑了一下，才輕輕一推，房門竟然應聲而開。

那知進房一看，床上根本沒有。

小伙子上哪兒去了？

這也難怪她吃驚，因為唐詩詩臨走時心慌意亂，只隨便說杜小帥睡了，可沒說清楚是睡在那個房間。

而當時唐詩詩裝醉，杜小帥扶送她回房，當然是睡在她房間里嘛！

范桃花那想到這些，照常理，杜小帥既然要睡，自然是回他自己房間去睡啦！

一見床上沒人，范桃花頓時大吃一驚，急忙趕到隔壁房間去，却見小伙子好端端的睡在床上。

她搞不懂這是怎麼回事，這會兒也顧不得唐詩詩臨走的交代了，走近床前一看，睡在床上的杜小帥竟然兩眼大睜：“杜公子，唐教主去了快一個更次，到現在還沒回來，咱們要不要去找她？”

杜小帥要是能說話就好了，他現在那還能開口說話。

范桃花覺得有點怪怪的，着急道：“杜公子，你怎么了，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？唐教主去了快一个时辰还没有回来，恐怕失事了！”

杜小帅慫想：“你娘咧！还要你来告诉我？要不是穴道受制，我早就赶去了。”

范桃花见他仍然两眼大睜，連眼皮都不動一下，這才發現有問題了，驚問：“杜公子，你怎么了？”

范桃花见他嘴皮都不動一下，一時情急之下，只好瞎貓抓死老鼠了。她還懂得一些點穴的門道，以為如果能查出是哪里穴道受制，也許能夠解開。

其實，她也別鬧啦！

天山獨創的‘三魂鎖七魄’點穴手法，別說是她了，縱然同是出自天山神尼的門下洪薇，也照樣沒法度（沒辦法）。

因為四五十年前，洪薇離開天山時，這種點穴手法尚未研創出來吶！

范桃花不自量力，把屁股往床這一移，也不管杜小帅愿不愿意，就双手

齐动，在他全身各处大穴摸索起来。

不料她双手触及的每一处穴道，都好象有一股强劲内力抵制，使她根本无从着手，不禁皱起眉头惊诧道：“怪了，怎么可能全身的穴道都受制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突闻蹄声雷动，喊杀声大作，仿佛千军万马冲杀进了小镇！

范桃花大吃一惊，她不加思索，急忙下床把杜小帅扛在肩上，顺手扯起床铺上的床罩，就从窗口跳了出去。

她那敢怠慢，迅速由后门逃出，利用黑夜掩护，直朝镇外狂奔。

这时她已慌不择路，一口气狂奔了好几里，累得气喘如牛，实在已精疲力尽跑不动了，才不得不停下来。

定神一看，眼前是条小溪，流水潺潺。

小溪对岸有片树林，正好可以暂且躲一躲，以防大批人马追来。

范桃花连鞋袜都顾不得脱下，便扛着好几十斤重的杜小帅涉水而过。好在溪水不深，仅及膝盖。不过如今已是冬秀，溪水冰凉，比起她以前每晚要用热水泡上一泡，还要小叫化为她洗脚外带捏搓，那种骚的可以的滋味，简直是天差到地！

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这会儿她可顾不得两条腿冻得浑身发抖，把杜小帅扛进树林内，走进了好几丈才停止，将他放在地上。

幸好这娘们带来条床罩，折叠起来为小伙子盖上，否则不把他冻成冰棒才怪！

范桃花一面喘息，一面静听林外的风吹草动，确定没有追兵追来，才松了口气道：“杜公子，制住你穴道的人手法真怪，好象你全身所有穴道都被封住了，我实在解不开……会是唐教主吗？”

真是废话，当然是唐诗诗！除了她之外，谁能出其不意地把杜小帅给制住？

范桃花瘪笑两声：“我真‘驴’！你全身穴道都都已受制，哑穴自然也不例外，怎么能回答我……这样吧，你的眼珠子还能动，我来问，问对了你就眨动一下，不对眨两下好吗？”

杜小帅眼睛眨动了一下，表示同意。

范桃花便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被唐教主出手制住的？”杜小帅又眨动了一下眼睛。

范桃花继续问道：“她为什么……”

一想这个问题复杂了，无法用眨眼睛回答，忙改口“唐教主真是去通知对方，把今夜的二更之约改期？”

杜小帅这回眼睛眨了两下。

范桃花惊道：“那她是替你去赴约？”

杜小帅眨动了一下眼睛。

范桃花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情急道：“唐教主去了这么久没回来，一定是出了问题啦！咱们……”

不料话还没说话，冷不防一条人影疾掠而至，飞起一脚，把她喘得连翻滚滚地跌了开去。

范桃花来不及爬起，已失声惊叫：“唐教主……”

不仅是她，边杜小帅也认为突如其来的‘少女’就是唐诗诗呢！但她不是。

只见这‘少女’穿的是一身紧身绿衣，使丰满的身材曲线毕露，脸蛋儿

也比唐诗诗更娇艳。

她一言不发，手一甩，只见一个小包袱丢在杜小帅身边，转身就疾掠而去。

范桃花认定了她就是唐诗诗，简直被搞糊涂了，急叫：“唐教主！唐教主……”

情急之下，霍地挺身而起，一路追到了林外。

就这一眨眼，那‘少女’已不知去向，却遥见数里之外火光冲天，方向正是漆桥镇。

范桃花既已失去那‘少女’影踪，忙不迭回身冲入林内，奔到杜小帅身边蹲下道：“杜公子，唐教主人已不见了……”

杜小帅连连眨动了两下眼睛。

范桃花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，一眼瞥见他身边的小包袱，忙拎来打开一看，里面正是杜小帅那把‘心匕’，以及其它东西。

显然唐诗诗只穿上那身华服，却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，用包袱包起来，放置在枕旁。

范桃花刚才急忙把小伙子扛起，根本没有注意它。

她也没时间一样一样看，一面将包袱包起，一面还把那‘少女’当作是唐诗诗，自作聪明道：“镇上起火了，唐教主大概是急着赶回去救……”

不料杜小帅开口憋骂：“你娘咧！她不是……”

小伙子自己都意料不到，一急一气这下，穴道竟然自行开啦！范桃花惊诧道：“咦？杜公子，你能说话啊！”

杜小帅霍地挺身坐起，才想到自己全身赤裸，急忙把床罩朝腰间一围，如同穿‘沙龙’似的，才跳起身道：“咱们快回镇上去！”范桃花应了一声，忙站起来把小包袱交还给杜小帅，两人冲出树林，便直奔小镇。

她的轻功那能跟上杜小帅，在后面死追活赶的，还得拼命大叫：“杜公子，等等我呀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刚才来了大批人马……”

杜小帅根本有听没有到，遥见火光冲天，真是快要急死人了，疾奔如飞而去。一口气奔进镇外，只见整个小镇已陷入一片火海。

杀人小镇的大批人马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天明后，火势渐熄，整个小镇已被烧得剩下了灰。

杜小帅武功再高，也无法扑灭那一片火海，直等火热逐渐熄灭，才偕同范桃花入镇。

断垣残壁的余烬中，只见镇上遍地死尸，不是被杀就是活活烧死，全镇男女老少好几百口，竟然没有一个人逃得出来的！

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，看在杜小帅眼里，真是快把他给憋死了：“你娘咧，‘一统帮’的手段也太残酷了，我要不把你们杀尽，决不甘休！？”

范桃花早已吓得脸如土色，怯怯的道：“杜，杜公子，唐教主她……”

杜小帅憋声：“不要提她！”

范桃花见他一脸痛苦，一时也搞不懂是怎么一回事，不敢再多说话，学聪明些啦！

杜小帅打开小包袱，取出‘心匕’插在腰间。再把包袱打好，递交给范

桃花：“范大姐，这个交给你替我保管，最好暂时找个地方避一避。”

范桃花猛眨眼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杜小帅问道：“范大姐，我可曾听过，近年出现江湖的‘血轿’？”

范桃花连连点头，听我老公说，那‘血轿’的主人……”

杜小帅打断她的话：“听过就好，其他的不是重点，‘血轿’近日一定会在这一带出现，请你把这包东西交给‘血轿’主人了。并且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她老人家。”

范桃花眼眨得更快：“杜公子，你……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：“我要去黄花岛，万一我不能活着出来，那就只好麻烦你，把这包东西交给‘血轿’的主人了。”

范桃花急问道：“杜公子，你是不是要去救唐教主？”

杜小帅耸耸肩，道：“也许吧！如果她还活着……”

范桃花自告奋勇：“我也去，至少多个帮手呀！”

杜小帅截口讪笑：“算了啦，你去了只会让我更累，只要你能替我把这包东西，代为交给‘血轿’的主人，我和唐教主就感激不尽了！”

范桃花呐呐道：“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杜小帅脸色一沉，故作生气：“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绝不勉强，你可以走了！”

范桃花无可奈何，只好接过小包袱：“好嘛，好嘛，我不跟你去黄花岛就是了。”

不过……”

杜小帅脸色马上转好，捉笑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范桃花很糗的道：“杜公子，昨夜的事情请千万别误会，当时我实在是急了，不是存心想……！”

杜小帅呵呵弄笑：“‘烧款代志’（小意思）啦，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又不会少一块肉。好了，一切拜托了。”说完，他侧身一掠，又向镇外狂奔而去。

其实别看他好象无所谓的样子，坦白地说他也很糗的，只好赶快鞋底抹油，绕跑啦！

身后刚听范桃花叫道：“杜公子保重……”

他已在十几丈外，直奔黄花岛而去。

身上只围着床单，要去黄花岛拼命，总不太象话吧？

况且，一旦动起手来，也太不方便。万一突我松脱开来，那才是糗大了呢！

小伙子中途找了一个隐秘的树林，进去把床单解开，撕成好几条，做成了一条“丁字裤”这样比较保险，不致担心突然松脱开来。

可是他这条“丁字裤”，做的实在有够烂，看上去好象是在兜尿片。他也顾不得体面不体面啦，把“心匕”朝腰间一插，先席地盘膝运功调息，使身子缓和些再说。

天寒地冻的，一身等于赤裸，只兜了床单撕成的布条，那滋味可实在是不好受。

一面运功调息，一面想起昨夜的绿衣“少女”，他已可确定那是唐云萍！

那么在固胡边的竹林内，正当他和唐诗诗热吻时闯和，一闪而逝的绿影，也一定就是她了。

让他感到惊异的是，想不到短短一两个月之内，唐云萍竟能返老还童，变得如此年轻，甚至可说是容光焕发，充满青春与活力。

难道真是以“阴阳合功”，“采阳补阴”的神效？

果真如此，那可真是一两百条人命的代价！

也实在有够缺德的！

杜小帅可以想象得出，昨日唐云萍闯入竹林时，正被那几个江湖人物追踪，乍见小伙子正与她女儿热吻，自不免感到突兀和惊喜。

她正式为了寻找蹺家的女儿，才遇上“骷髅七友”，以至“旧病复发”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落得难以自拔，愈陷愈深。

当时见到女儿安然无恙，而且跟杜小帅在一起，她自然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惊喜。但她已变成了人神共愤的淫恶“女魔”，不免自渐形秽，又怎有脸与爱女相见？

当天，杜小帅他们三人在湖的四周，找了一下午，连唐云萍的影子都没有发现。而他们的行踪，却已被她掌握，所以才会暗中跟踪到漆桥镇来。

只是小伙子不明白，唐云萍母女是不是见过面了，又怎会去“临潮客栈”，取了那个小包袱，赶去送交给他而掉头就跑。

小包袱里全是他随身携带之物，包括血玉龙佩，记有他姓名及生辰八字的血书，阎王堡的令符，下山时师傅交给他的“心匕”，以及交代他见了杨小邪才能拆阅的锦囊。

还有至今尚未交还唐云萍的“辟水珠”，及一些银票及银锭。

唐诗诗只穿上杜小帅的那身华服，把所有的东西打在包袱里，留在枕边就匆匆离去。

唐云萍怎会知道枕边留有那个小包袱？

除非是唐诗诗告诉她的！

杜小帅这就更搞不懂了，唐诗诗穿上他的衣服，冒充自己去赴宋一刀的二更之约，怎会一去不返，却要她娘去取了小包袱，赶到溪边树林去交给他？

而且，她又怎知道“一统帮”会大举来犯，范桃花会扛了他逃出小镇，把小包袱忘了带走，那不是太玄了？

难道她成了半仙不成？”

小伙子既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干脆就不去伤脑筋了。

现在他只有一个意念，那就是漆桥镇的好几百名男女老少，等于因他而死，他非向“一统帮”讨回公道不可！

经过大约一柱香时间的运功调息，从丹田发出的一般热气，已遍及全身，不再感到寒冷了。

他立即将真力归纳丹田，站起身来活动一下四腰，便直奔湖边而去。

上回他和李黑以及杨心兰，曾来过黄花岛，已是识途老马。

一路奔到湖边，竟未遭遇任何阻拦，甚至连明哨暗桩也未现身，这倒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遥望湖中的黄花岛，由于距离太远，看不出有啥异样。小伙子憋想：“你娘咧，今天我拚着小命不要，也得把这个岛搞个天翻地覆。”

湖边既然没有船，那只好游泳过去了。

做完运动，正要行下水典礼，纵身入湖之际，忽左边的山头上，一连射起三支响箭，直冲天空。

杜小帅看了，揉揉鼻子惹笑：“你娘咧！我还以为你们不用我呢，原来

还是要欢迎我一番啊！”

山头既已发出信号示警，岛上很快就会有动静，他也不急着下水了，干脆站在湖边，看他有什么“节目”。

毕竟，这么冷的天泡在湖里，并不好玩。

片刻后，岛上有了动静了，遥见那艘凤画舫，以极快的速度向湖边驶来。

画舫上回已被杜小帅击沉，这么快就捞起来修复？

嗯！工作效率蛮高的嘛！

不过，一柱香时间，画舫已在距离湖边四五丈外停住，杜小帅这才看清，船尾后尚用好几十丈长的长索，拖着一艘小船。

画舫由十六名黄衣壮汉划桨，船尾一人操舵，所以速度极快，而且操作灵活，进退自如。

船头上站立一名黄衣汉子，身后四个跟他一式装束，脸上蒙着黄巾，外人根本分辨不出他们谁是谁。

黄衣汉子向岸上的杜小帅打量一阵，才振声喝问：“你可是杜小帅？”

杜小帅揉揉鼻子，一副吊儿郎当模样：“大概是吧！”黄衣汉子一打手势，便见身旁的两人近入船仓，架扶出一个人来到船头。

杜小帅脸揪成一团，虽然这人头上蒙着面罩，但他一眼就认出，身上穿的华服，正式他被唐诗诗扒去赴约的！

这人会是唐诗诗！

只听黄衣汉狞声问道：“小子，这个女扮男装的小姐儿，你大概认识吧！”

杜小帅不信都不行了，如果不是唐诗诗落在对方手里，这黄衣汉怎知他女扮男装？而且这身华服，正是他自己所穿的啊！小伙子真是瘁苦了心，但他保持镇定：“你把她的面罩摘下，我才知道认识不认识！”

黄衣汉子摇摇头：“不！咱们‘统帮’的规矩，每个人都必须戴上面罩，连帮主也不例外！”

杜小帅憋声道：“你娘咧！她又不是你们‘一统帮’的人！”

黄衣汉子干笑两声，又打出个手势，示意那两个人把架扶的人押回船仓，才冷声道：“这妞儿是不是咱们‘一统帮’的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奉帮主之命，前来欢迎你光顾黄花岛，问题是你敢不敢到岛上去？”

杜小帅眼看唐诗诗已落在他们手里，哪能装聋作哑：“少废话，我本来就是要去岛上，谁怕谁啊！”

黄衣汉说声：“很好！”一打手势，另两个人便转身走向船尾。

只见他们将拖在船尾的小船拖近，牵引至船头，再合力用长杆猛一撑，小船便滑行向船边，距离杜小帅丈许停住了，因为绳索的长度已不够。

黄衣汉子以命令的口气道：“上船吧！”

杜小帅瞄眼：“你娘咧！凭什么我要听你的？”

黄衣汉子有恃无恐，拽的象二百五，道：“因为你必须乘船到岛上，除非你喜欢游泳。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杜小帅已身形一纵而起，落足在小船上了。

船身纹风未动，这份轻功还真不是盖的。

定神一看，船上一支桨也没有，得由画舫拖着走。

小伙子可不喜欢听人随便摆布，用脚一勾一挑，伸手抓住船头的长索，双手一把接一把猛拉，小船便飞快地向画舫冲近。

黄衣汉子大惊，急忙拔出钢刀，将长索斩断，但小船的冲力未减，仍向

画舫船头冲来。

两个手执长杆的汉子那敢怠慢，立即以长杆向站在小船头的杜小帅刺去。小伙子双手齐拨，反手一抄，抓住两根长杆猛一夺，两个汉子来不及放开手，双双被拖得冲跌出船舷外，“噗通”“噗通”掉进了湖里。

借这一把力，杜小帅身形一拔而起，直射画舫船头。

黄衣汉子抢刀就砍，刀法虽比不上宋一刀，倒也势猛力沉，很有点分量。

杜小帅一扭一闪，以“幽灵十八扭”避开了刀锋，反手回敬一张“君邪手”，根本不管击中没有，人已直往船仓冲去。

“君邪手”是神龙子研创出来的，专为对付杨小邪和小小君的一套掌法，随手一掌攻出，就有七十二变。任凭对方轻功再高，身法再灵活，想躲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杨小邪的“跑功”天下第一，小小君的“天人十八闪”也数武林一绝，所以神龙子才“对症下药”，苦研出这套“君邪手”，决心要报当年在亡魂谷，被他们点中笑穴，大笑三天三夜不止，闪了腰的大仇。

黄衣汉子跟他们两人比起来，可说是天差到地，哪能闪避开这一掌。

虽然他急以钢刀封住门户，仍被那变化莫测的掌势击中左肩，一个跟跄跌了开去。

杜小帅刚冲到船仓门口，架扶那女人回仓的两人刚好冲出，双方几乎撞了个满怀。

小伙子可不跟他们客气，双掌齐发，就听两声沉哼，两个壮汉倒退跌回舱里去也。

这时划桨的十六名黄衣壮汉，已持桨起来，抢桨就攻。

哇噻！桨也能当兵器？

定神一看，原来是铁桨啊！

杜小帅只好回身迎敌，嘲讽：“你娘咧！不怕死的，死不怕的都来吧！”

他对“一统帮”已恨之入骨，出手毫不留情，双掌运足七成真力，来了个左右开弓。

两名黄衣壮汉首当其冲，被掌力震得惨叫一声，只喷鲜血，一招不到，已被摆平。

其他人吓得根本不敢靠近，只敢挥动铁桨装装样子。

铁桨足有一丈七八长，重逾重斤，可见这些黄衣壮汉臂力相当惊人。

为首的黄衣汉子已爬起身来，自己不敢上阵，却站得远远的大吼大叫：“大家加把劲儿，拿下这小子，待回儿帮主有重赏啊！”

一听有重赏，众壮汉果然精神都来了，奋不顾身，卯足了劲儿发动猛攻。

杜小帅毛了心，霍地抽出了斜插在腰间的“心匕”，内力一推动，剑罡便电射而出。

一阵“叮叮当当”声中，十几支铁桨齐齐被剑罡斩断，变成了不到五尺长的铁棍，一改近身围攻。

杜小帅不跟他们玩假的，以“幽灵十八扭”，配合手中“心匕”，连连挥斩刺杀，就听一片惊呼惨叫，血雨飞洒，攻近的几名壮汉已趴下了。

狂喝声中，掌舵的飞掠而至，人一到就先来份“见面礼”。只见他双手齐扬，两把“铁爪子”已发出，向杜小帅背后射到。

小伙子就象脑后也长眼似的，身形一拔而起，数十枚“铁爪子”从他脚下射了过去。他是没事，迎面猛攻的几个壮汉可来不及闪避，被“铁爪子”

射了一脸，顿时血流满面，一个个痛得又叫又跳，真是……好不热闹！

就在同时，杜小帅已凌空一翻身，挥剑飞斩，一道剑罡直取偷袭的汉子的咽喉。

掌舵眼见误伤了自己人，方自一惊，剑罡已到了眼前，吓得他魂都没了。

“膨”一声轻响，一道剑罡已贯穿咽喉，血箭并射，喷出七八尺远。掌舵的连惨叫都未发出，就仰面一个倒栽，摔在舱顶上，去向阎王爷报到了。

为首的黄衣汉子倒很识货，失声叫一志：“剑罡！”一个倒纵，人已翻出船舷外，“噗嗵”跌进了湖里！

洗冷水澡也丢了命来得强上几百倍！

其他人更是吓得屁滚尿流，这会儿已是群龙无首的局面，他们哪敢再跟杜小帅硬拼，忙不迭有样学样向船舷外扑出，纷纷跳水逃命啦！

杜小帅没空追杀这些小兵兵，耸耸肩，又揉揉鼻子，转回身，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气走向，船舱门口，捉笑：“出来吧，没事了……”

谁说没事，他的话尚未说完，冷不防一篷细如牛毛的飞针射出。

杜小帅及时拔身两丈来高，满足在舱顶上，破口大骂：“你娘咧，好心要你出来，竟然又这么恰（凶），是不是喜欢咬吕洞宾的那条母狗哪？”

小伙子正在气唐诗诗的自作主张，骂的话实在有够损人的。

船舱里面没有搭腔，也不见唐诗诗出来。

杜小帅又叫阵：“恰查某，你洗过澡没有，随便乱穿我的衣服，弄一身骚臭在我衣服上，我可跟你没完了。待会儿我非把你扒光，丢进湖里去好好清洗一下不可。”

船舱里仍然毫无声息，根本就不甩他。

杜小帅正好站在掌舵的尸体旁，灵机一动，立即蹲下去，将他身上的黄衣扒下，揭开脸上的蒙面黄巾。

哇噻！想不到这掌舵的竟然是个中年和尚！

出家人居然也加入了“一统帮”？

和尚当然并不代表少林派，小伙子这时也懒得去研究他的门派了，口中大叫：“你姐妈咧！恰查某，你不敢出来，我可要进去啦！”随即双手用力一推，将尸体推下舱顶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又从舱内射出一篷飞针，几乎全射在没穿衣服的尸体上。

“啊！……”小伙子一声惨叫，配合得恰到好处，真的像掌舵发出的一样。

由于掌舵尸体身上衣服被扒光，只留下条短内裤，乍看跟形同赤裸的杜小帅没啥分别，所以尸体被一篷飞针射中，“叭”的一声摔在甲板上的同时，那女子已从舱内射身而出。

而她的身事跟着冲出来的，尚有四名身穿黄色劲装，手中持剑的蒙面的少女！

五人一冲出舱，就听小伙在哈哈大笑：“缩头乌龟，怎么全跑出来晒太阳啦？”

她们这才心知上了大洋当，急忙回身一看，杜小帅双手叉腰站在舱顶上呢！